

面对现世的无奈 无法进攻的防守 ——《卢仁的防守》的存在主义因素浅析

李志强

(四川大学外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纳博科夫的《卢仁的防守》是一部颇有争议的小说。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阐释。通过对卢仁选择的悲苦与绝望的显现, 我们可以发现其防守的多重含义。

关键词: 存在主义; 防守; 悲苦; 隐喻; 绝望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B. 纳博科夫是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 俄国文学史上有他一席之地; 美国文学史也要书他一笔。他的一生颠沛流离: 离开俄国后, 先后到过德国、法国、美国 and 瑞士。对他的作品争议颇多, 众说纷纭。譬如, 《洛丽塔》的发表就曾在美国文坛引起轩然大波, 还影响了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纳博科夫无论是在哲学理念, 还是在创作技巧方面都可以说独树一帜, 是一位极富个性的作家。在早期流亡德国的创作中, 《卢仁的防守》(1929-1930) 这部长篇小说就集中体现了作家高超的创作技巧和独特的哲学理念。

评论界的说法却不尽然, 扎伊采夫很喜欢这部作品, 但认为太多病态和不自然的东西;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作者是想阐明主人公的天才和精神病是融汇在一起的(刁绍华 2000: 472)……那么作者究竟要表现什么呢? 真的就是想表现主人公的病态吗?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作品本身。《卢仁的防守》创作于纳博科夫客居德国期间。最初以纳博科夫的笔名西林的名义发表在俄国流亡者主办的季刊《现代人手记》(巴黎)上; 之后在流亡者主办的斯拉沃出版社(柏林, 1930)付梓出版。主人公卢仁其貌不扬、性格内向、不谙世事, 却极具象棋天赋。从学象棋开始, 他就痴迷于棋道, 逐渐从一个神童成长为一名大师, 在棋场上鲜逢敌手。在柏林的一场比赛中, 他遇到了意大利棋手杜拉吉, 俩人棋逢对手, 下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德国期间, 他邂逅了一位俄国富家女子, 并同她组建了家庭。这是卢仁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妻子一家都不愿意他像精神病一样重操旧业, 尽量隔绝他同棋界的联系, 找一些其他的事情分散他的注意力, 期望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因为他们认为“卢仁的职业平庸而荒诞, 只有在如今这可恶的时代, 才会有这种职业的存在。”(103)^①平静了一段时间后, 卢仁仍然无法抵挡象棋的诱惑, 为了不让妻子知道, 他只有偷偷地冥思苦想同杜拉吉那盘没有下完的棋, 思考棋局中的防守问题。妻子为了让他彻底断绝下棋的念头, 决定带他出国旅行。小说以出国前夜卢仁跳楼自杀告终。

文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卢仁的现实生活，沿着这条线索我们看到卢仁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长期痴迷棋艺，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显得行事怪僻，非同常人，纯粹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也许，很多人就是从这一点来判断作者的写作意图的。但他们却没有考虑到为何如此。另一条线索是卢仁的棋坛生涯。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发现卢仁超凡的聪明才智，可以窥视卢仁的本真存在，可以看到卢仁的棋艺是怎样迅速提高，达到巅峰的。正如作者所言：“在卢仁的身上，在他那粗糙、苍白的皮肤背后，蕴藏着某种鲜为人知的天赋。”

(4) 纳博科夫在描写卢仁棋艺已臻化境时，渲染烘托出了一种神秘的气氛，说卢仁的棋艺已达到了一种境界，信手拈来，挥洒自如。这同庄子对庖丁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他能相当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想象中的方格被某个确定的、聚集的力量所占据，所以他能想象出移动一个棋子后会发生的——一声爆炸、一次猛烈的地震、一记闪电之后，整个棋局都会随之紧张地震颤起来，而他则是控制这个紧张局势的主宰，是他在这里收集电能，然后在那里再释放出去。”(81)

对卢仁来讲第一位的和真正的现实就是 64 块方格的空间，他的人生舞台就建构在黑白相间的棋盘上。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显现了一个天才选择的悲苦与绝望，显现了一个天才对生存意义的苦苦追求，奏出了卢仁一生悲怆的交响曲。

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对欧洲来说是一段不平凡的时期，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交替变更，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非理性主义思潮代替了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非理性主义要求把人当做一个“活生生的”而非抽象的人看待，深入挖掘人内心深处的意识、潜意识等因素，抛开近代哲学从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构建的形而上学体系(刘放桐等 2000: 11)。纳博科夫深受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的哲学观中带有深刻的存在主义因素。优裕的家庭环境、所受的良好教育及内向的性格使其缺少 19 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所具有的变革社会、为社会服务的济世情怀，缺少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对人物的爱和同情以及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众所周知，19 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巨匠，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他们的作品中无不洋溢着这种人文精神。纳博科夫作品中具有的则是另一种“爱”和人道主义，即对人的爱同确定他成为自我、回归自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反常规，确立了一种对俄罗斯文学来讲全新的伦理体系，这一体系构建在个人主义及不为社会服务的基础上。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漠视社会因素、使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全部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卢仁就是这一特点的明证。他执着于自己的棋道，对社会毫无知觉，使社会误以为他是精神病。但他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的思路极度清晰，逻辑推理能力极强，在棋桌旁更是如此。其实，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在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的状态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最多不过是某些一般活动的调整，每个人都能够从自身中发现这样的活动……”(列维·斯特劳斯 2002: 2)

无论是“成为自我、回归自我”，还是纳博科夫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其中心都是人的自由问题。他把自由“看做是人对其可能性的选择，这种可能性不以任何外在条件为转移，也非出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人作为此在的原始特性。这也意味着自由是此在的先天特性，人注定了是自由的，注定了必需自由选择。”(刘放桐等 2000: 11) 卢仁一生的自由选择就是不断地从非本真世界向本真世界的超越。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把此在当做与其他存在者类似的存在者。以至此在失去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不再独立自主地存在，而受到其他存在者(自然环境)和他人(社会环境)的约束，甚至被后者所吞没。这样此在就成了非本真的存在。”(刘放桐等 2000: 11)

纳博科夫善于运用时间的对比衬托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变化，因为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其时间性。他强调的重心是现在，因而反复利用从现在回忆过去、从将来回忆现在的手法突出主

人公现在的生存状态，使将来和过去都服务于现在。小说一开始，卢仁就处在从本真世界落入了非本真世界的恐慌中，纳博科夫巧妙地用将来反衬现在：不是当天，而是星期一主人公才将被叫做卢仁。也就是说，从星期一开始，卢仁才像成人一样真正踏入现实社会，真正接触烦的状态，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亦行将结束。“直到今天，他才真正意识到父亲日前所说的那个转变会给他带来的全部恐惧……现在，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令他憎恶的新事物，那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无法接受的世界。”（8）此外，作者还巧妙地借助主人公幼时同学的回忆突出主人公从小就与众不同，为与现在状态对比打下铺垫。

“当他努力回忆（在本世纪 20 年代）卢仁在学校时的样子时，在他的脑海里只能闪现出卢仁的背影——或是卢仁坐在教室的前排，两只耳朵向两旁支楞着；或是他为了远离吵闹，走向大厅的另一端；或是他坐着雪橇回家，双手插在口袋里，身后背着一个黑白点图案的书包，白雪在飘落记忆中只有卢仁的背影。他想跑到他前面去看看他的脸，但那令人记忆模糊的白雪，那无声的纷纷扬扬的白雪，总是盖住他的记忆。这个从前十分腼腆的男孩，现在是一名不安分的政治流亡者了。”（17）

这样一来，主人公的现在状态通过与过去和将来的对比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作者的意图很清楚，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以现在为中心。过去只是已消失的现在，将来则是还未到来的现在。三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卢仁正是在这三者中充分体验到了孤寂、烦恼、迷惘和绝望，充分体验到了“防守”的困难。

此后不久，卢仁的生存状态实现了第二次转变：由无精打采转向全身心投入象棋。自由之光照亮了他的前路。

“直到复活节假日所在的 4 月，卢仁那命中注定的日子才真正来到了。好像有人动了一下开关，整个世界突然昏暗下来。在黑暗中只有一样东西保持着明亮，那就是一种刚刚产生的好奇心，一个他一生都将寄托于此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岛，他的幸福在这儿凝固，4 月的那天也随之永久地被封存了。季节的更替，城市的春天，乡村的夏天，只是在另一个不同的层面继续着——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影响。”（26）

乍一接触象棋，卢仁无忧无虑，脑海里装着的全是王、车、后等黑白子和黑白相间的棋格，思考的尽是进攻、防守等排兵布阵问题。外部世界对他来说，似乎已无足萦怀：它们存在于另一个不同的层面，对他毫无影响。他尽量避免涉入常人世界，努力找回自己的自由、独立和本真存在。此处的象棋已不单纯是一种娱乐工具，它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卢仁存在的本真世界。在象棋中，卢仁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后来卢仁逐渐停止使用棋盘，而是在头脑中思考那些错误或妙棋，而且颇为满足地欣赏棋子组成的美妙的曲调。”（44）在这个世界里，卢仁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卢仁也不可能生活在象棋中。他是现实社会中的存在者，必然与他人共在，受到“烦”的支配。

一次偶然的机会，卢仁同自己未来的妻子相遇。这次邂逅为卢仁生存状态的再次转变打下了基础。果不其然，妻子一家要求卢仁放弃象棋，远离那种四处奔波的生活。为了妻子，卢仁放弃了下棋。他希望能从家庭中找回失去的东西，于是乎同妻子读书，给岳父帮忙……但现实又一次打破了他的梦想：“他同他们做斗争，带着一抹下象棋的色彩，为穿透这厚厚的人层进而走近他的未婚妻而做出种种努力。然而，事实证明战胜他们是不可能的……”（123）“现在，拥挤的人群、人们的走动声和一阵阵的音乐声开始使他心烦了，可是他无处可躲……”（195）他没能战胜周围的常人，没能获得自由和超越，反而陷入他们的环境中，开始一种异化的人生：处处受到牵制和制约。有棋不能下，连接触的权力都已被封存。此处，纳博科夫采用回忆的手法，用现在同过去比较，反衬出卢仁目前生存状态的悲凉与无奈。

“然而这些谈话却难使卢仁活跃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经常被这样的问题刺激，他的思

绪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他的童年。可是，他无法用言语表达出他的回忆---只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成人的语言能够表达他孩童的记忆.....上学前的童年，接触象棋之前的日子，他以前从不想这些，倘若偶尔想起，他就微微摇晃一下身子，努力摆脱它们，以不让自己看到潜伏在那些日子里的恐惧和曾蒙受的耻辱。

而现在，一切都变了，那些日子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的愉快的短途旅行有时会带给他尖锐的快乐感。”（161）

他的前经纪人瓦伦提诺夫倒是想让他重操旧业，但确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卢仁从瓦伦提诺夫的话语中已明白了这是一个陷阱，是一种欺骗。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卢仁，对在世的畏和恐惧达到了顶点，他渴望获得最好的自我实现，渴望超越自我，追回自己的本真存在.....但在现世世界，这却是不可能的。由此，他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先行到死中去。在死中超脱沉沦和异化，领会自己的本真存在，寻找自己的永恒。于是，卢仁这样做了。“整个深谷分成了暗色和浅色的两个方格，在卢仁松开手的一刹那，在凉丝丝的空气灌进他的嘴里的一刹那，他清楚地看见了一种永恒正在热心地不容更改地展现在他的前面。”（254）

小说的题目《卢仁的防守》是一个隐喻。有人认为《卢仁的防守》是一部隐喻小说（科尔米洛夫 1998: 358），具有多层含义，从字面上看，此处的防守是指棋局中同“进攻”相对的一个概念。的确，在同意大利棋手杜拉吉下棋时，卢仁一直思考着防守问题，而且在此之后，卢仁也始终思考着防守问题，他为什么只想防守而不想进攻呢？因为当时他找不到答案。在小说的结尾，“答案找到了。发动进攻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借助着无情地重复着的一步一步的棋，它又一次向同样的激情走去，但那会摧毁生活的梦想。毁灭、恐惧、疯狂。”（245）看来，防守并不是简单的字面含义。否则，为什么进攻会摧毁生活的梦想呢？生活的梦想和进攻防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仔细品味小说后不难发现，小说中的防守还有另一层的含义，即在生活中，主人公对来自现实的进攻的防守。纳博科夫把人生、社会、现实中的一些问题隐含在棋盘上，所谓“棋盘即人生”就是这个道理。“打字机，地图册和图画都放弃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明白，这些只是组合的一部分，只是对他小时候曾经经历过的所有棋步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重复”（216）卢仁之所以没有思考进攻，是因为他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无力采取进攻的姿态，只有采取防守的办法。他曾对妻子讲过，他生活在美好的梦中，他不想自己的梦想被打破。而进攻却会摧毁他的梦想，他梦想的本真世界。所以他苦苦防守，一旦防线被突破，他的人生也就完结。

充分发挥个性，使人拥有回归自我的权利是纳博科夫小说的基调。让他的主人公混同常人是他所不能接受的，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同，他的主人公没有任何权利，必须坚决贯彻“主人”的观念。他和“主人”之间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在这一点上，纳博科夫的风格更接近于列·托尔斯泰的“独白式”小说。纳博科夫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从他对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等俄国大家青睐有加，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微词可以略见端倪。他曾讲道：“我的小说构思是固定在我的想象中的，每个人物按照我为他想象的过程行事。我是那个人的世界的主宰，只有我能对这个世界的稳定和现实负责。”（纳博科夫 1999: 7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防守”的第三层含义，即卢仁在“主人”面前没有任何对话、商榷、提出意见（“进攻”）的权利，只能处于“防守”和听命状态。

防守失利、极富个性的卢仁寻找永恒去了，他圆了作者的梦，奏响了一曲悲怆的交响乐。但我们再反观纳博科夫早期作品（如《玛申卡》）及后期作品（如《洛丽塔》）后不难发现，这一系列作品何尝不是在沿着纳博科夫心路历程的发展轨迹行进，《卢仁的防守》又何尝不是其发展轨迹上的一个光点呢？

附注

①以下作品引文只标出页码。

参考文献

- [1]Кормилов 1998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0-ого века [M]. М.
[2]刁绍华 2000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 [C],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3]刘放桐等 2000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4]列维—斯特劳斯 2002 图腾制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5]纳博科夫 1999 纳博科夫访谈录 [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6]纳博科夫 1999 防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Frustrating Reality, The Invincible Defense

—An Existentialist Approach to Nabokov's "The Defense"

LI Zhi-qiang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interpretation of Vladimir Nabokov's much-disputed novel Zashchita Luzhina (1930, The Defense) in an existentialist perspective. By reviewing the agony and despair of the protagonist Aleksandr Luzhin, the author hopes to rediscover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his defense.

Key Words: existentialism; defense; agony; metaphor; despair

收稿日期: 2003-05-03

作者简介: 李志强 (1972—), 男, 内蒙古包头人, 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讲师,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锟]